

說 小 情 寫

淚珠緣

天虛我生著

上海廣華圖書館發行



(冊二第)

寫情小說

淚珠緣

集二

天虛我生著

淚珠緣第二集目錄

第十七回

鬧戲館葛亮甫被打

代帳席夏作珪弄權

第十八回

秦寶珠病歛紅玉枕

沈蕙香親送繡金衣

第十九回

賺巨款奴才捐官

赦小過主人積德

第二十回

送鮮花石時助謔

拾睡鞋嬾烟擔憂

第二十一回

暗猜疑秦公子受屈

明譏諷葉大人貽羞

第二十二回

畫錦堂琴邊飛竹笛

洗翠亭月下放荷燈

第二十三回

天風樓兩夫人看火

新花園諸名士標題

第二十四回

一覽亭李冠英防電

大洋房盛蓮仙論風

第二十五回

種松樹秦文伏見識

逛棚圍蓮仙觸相思

第二十六回

夢中夢翻舟驚惡兆

病上病支枕聽詩聲

第二十七回

讀詩箋眉顰花婉姐

換繡枕情注顧眉仙

第二十八回

論官商寶珠見實學

買文字顯宦盜虛名

第二十九回

莽寶珠誤嗔好姐姐

苦媚香遺集惜惺惺

第三十回

送花果秦瓊締姻

舐紙牕小環出醜

第三十一回

活別離頸纏三尺練

死纏綿臂噬一條痕

第三十二回

趁顛狂小環索命

了冤孽葉赦歸陰

淚珠緣第二集

天虛我生
鍾根校訂

第十七回

鬧戲園葛亮甫遭打

代帳桌夏作珪弄權

所謂旁觀者清

却說沈元家的拿着銀號摺子興抖抖的出來。剛走出穿堂找沈元去。不期秦瓊剛從南書廳出來。不及站住。却被秦瓊喝住道。你鬼頭鬼腦的忙些什麼。沈元家的便連忙站住掉謊道。奶奶着我去問聲爺們。向葉府上去借的班子。可來了沒有。秦瓊道。什麼班子。沈元家的道。剛三爺去借的戲班子。秦瓊道。今兒沒有什麼事嗎。傳戲班子什麼。沈元家的道。也沒什麼正經。三爺愛聽戲。回了太太傳去的。秦瓊點點頭。便放沈元家的出去。心裏便不高興。想寶珠也和我一般的人。他便這等快樂。他要什麼。他太太總依他。偏自己不拘幹點什麼事。總吃老爺訶

喜鬧脾氣
者聽者

開口便是
幾片話頭

淚珠緣 第十七回

二

罵。想。著。便。滿。肚。子。的。懊。悶。因。順。步。走。到。文。案。府。房。夏。作。珪。那。裏。來。原。來。秦。瓊。這。人。是。最。有。脾。氣。的。所。以。姊。妹。們。都。和。他。講。不。來。便。美。雲。等。嫡。親。姊。妹。也。不。和。他。一。塊。兒。頑。好。便。罷。有。點。兒。不。是。便。要。幹。鬧。所。以。倒。成。了。個。庸。庸。碌。碌。的。一。種。人。品。外。面。結。交。些。朋。友。也。沒。什。麼。好。人。只。本。府。裏。兩。位。師。爺。和。他。要。好。些。這。夏。作。珪。是。絕。會。逢。迎。的。所。以。秦。瓊。對。他。這。會。子。秦。瓊。到。了。文。案。房。裏。那。夏。作。珪。剛。在。那。裏。寫。家。信。見。秦。瓊。來。連。忙。收。起。紙。筆。站。起。來。道。哎。吓。爺。怎。麼。好。久。不。來。我。這。裏。談。談。我。險。些。兒。悶。死。昨。晚。子。綴。了。一。夜。燈。花。今。早。子。喚。了。半。天。的。喜。鵲。我。當。是。什。麼。大。喜。原。來。是。爺。來。了。好。極。好。極。說。着。忙。喊。管。家。倒。茶。自。己。點。了。個。煤。子。裝。一。袋。烟。遞。與。秦。瓊。秦。瓊。坐。下。笑。道。這。幾。天。師。爺。沒。什。麼。事。嗎。夏。作。珪。道。也。沒。什。麼。大。事。今。兒。早。起。替。老。爺。打。了。個。奏。辦。營。務。處。的。摺。子。剛。謄。了。請。爺。

瞧瞧看。可用得用不得。說著忙向文具箱內取出。雙手遞與秦瓊。秦瓊略看了看道。寫的很好。只是僭們老爺也太不怕勞。年紀有了。朝廷家的事。也幹不了這些。現在雖外面有事。我瞧也不打緊。只奏辦營務處。果然是個好事。只怕現在國儲也不十分充裕。未見得准呢。夏作珪道。爺見得極是。我也早這樣說。照老爺只樣年紀。也不犯着再辛苦。不過上了這個本子。准不准未必。但老爺因此竟自助了十萬兩的軍餉。也足見老爺愛國的忠心了。秦瓊道是。夏作珪因問。老爺可在府裏。秦瓊道。剛纔說往中丞處商議事情去的。夏作珪道。陸連翁可也出去了麼。秦瓊道。飯後便出去了。說今兒不來家也未可必。僭們趁今兒閑着。何不出去逛逛。夏作珪道。很好很好。我也悶的慌。僭們不如去邀了石時和葛亮甫同出去。秦瓊道。石時那人。討厭。不是我講他。他眼裏只有一

個寶珠。以外都不放在眼裏。還是葛亮甫。邀他同去走走。夏作珪道是。便換了身。斬新單湖縐衫兒。拿了把扇兒。將眼鏡子。用手帕子裹了。整整衣服。便讓秦瓊出來。一同出了文案房。繞過了穿堂。到對面帳房裏來。却好葛亮甫正在那裏着衣服想出去。見夏作珪也換了衣服過來。便道。二爺敢是和作翁出去麼。夏作珪剛要說。忽一陣鑼鼓聲打將起來。便側耳朶駭異道。什麼。敢是今兒府裏唱戲麼。秦瓊道。可不是。今兒寶珠躲了學。却傳了班子。在園子裏唱戲呢。夏作珪道。園子裏唱戲。怎麼這裏便聽得見。葛亮甫道。那有戲台的春聲館。便在這壁牆外。那邊唱一句兒。笑一聲兒。都聽的見。這會子正唱的熱鬧。那鑼鼓。兒一陣響。似一陣打的人心癢癢的。我所以坐不住。要想去外面瞧瞧戲去。夏作珪因道。那裏瞧去。敢是會館裏有戲麼。葛亮甫笑道。你不知道嗎。前

兒小獅子巷。開了一個戲園子。班子纔京裏新到的。我已去瞧過了一本。果然唱的好。秦瓊道。那咱們便瞧戲去。夏作珪道。二爺又來。自己家裏唱戲。倒不看。也和我們一樣見識。往外頭瞧去。秦瓊道。誰愛去討人厭呢。裏頭他們又不來請我。便叫我去看了。他們另是一淘兒作樂。都和我沒得話講。我一個兒坐着。有什麼味兒。倒不如外面瞧去的有趣。葛亮甫道好。咱們便一淘兒去罷。說着。便讓秦瓊先行。一同到穿堂。喊胡升邵二小喜子來。順兒等七八個人。跟了出門。因怕秦文知道。三人都不乘轎。一齊步行到小獅子巷。其時已經旁晚。戲園裏日班已經停唱。晚間班子被人傳去。說不唱了。秦瓊便一肚子火冒。定要園裏開唱。那戲館裏見勢頭來得。也不敢多講。便請三人進去坐了。去叫老班來回話。這裏胡升一千人都跟着主子進來。見這戲園是五開間廠廳。檯

上空宕宕的。檯下滿堂掛的玻璃水法塔燈。鋪說的桌椅。也是紅木大理的。兩邊包廂。又鋪設些着衣鏡。玻璃罩花。擺設等件。工本也不區小。秦瓊等着。便各隨意坐下。一時送上茶來。那管班來了。先將三人上下打量一番。便陪笑道。爺們。今兒對不起了。咱們家班子。今兒被盛府裏傳去了。明兒只怕還留着唱。爺們愛瞧。過天再請過來罷。秦瓊道什麼話。你家開了戲館子。那兒能缺了班子。我今兒特來瞧你家的戲。你能回我走嗎。小喜子。你吩咐他。今兒我愛瞧戲。喊他去傳齊人來。該幾多開銷。你該他就是了。倘再敢講一個不字。你給我封起他的館子來。那些管家都一壘聲答應個是。小喜子便一手扯那個管班過來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不通禮。咱們爺喊你家開唱。難道不該你錢。你死也不講一個字兒。你敢是要討打麼。那管班恨道。怎麼你老有這樣不通理。

咱們也不希罕這幾兩銀子。剛說到這兩句。小喜子早兩個嘴巴子打過去了。那管班本是武生。這會子便動了真氣。和小喜子打將起來。小喜子早跌了幾個筋斗。胡升等便多一閃動手。打將起來。那些戲園子裏的人。見勢不對。便早吶聲喊。一齊擁將出來廝打。約有二三十人。這裏胡升等。總只有七八個。早被那班子裏打得亂跳亂叫。葛亮甫還插着去勸。也被打在裏面。這夏作珪看不濟事。便扯着秦瓊的手道。偕們走罷。秦瓊此時也胆怯了。便跟着夏作珪急急的出來。却不道大門已經反鎖了。幸而沒人把門。秦瓊略有點手力。忙扭斷了鎖。逃出門去。趕緊親自到縣裏報知。那縣官立刻帶領差役。乘轎到小獅子巷來。一到戲園門首。見門裏外都擁塞着閑人。那些差役。用藤竿子打開條路。進去。見滿園子打得雪片似的。那些人還在廝打。那知縣喝令差役進去。

只檢那不戴紅纓帽子的拿。休誤拿了秦府家人。那些差役。一片聲答應。都磨拳擦掌的進去。見那些扭着。厮打的多。沒有帽子。有幾頂兒。多丟在地下。便暗暗認定穿馬靴的多是秦府家人。並不問好歹。只將那些不穿馬靴的拿住。除逃散的。還有十三個人。便一齊上了練子。那些人都趕着分辨。那裏管他。都一起拿住了。帶回衙裏。不問好歹。每人打了二百板子。十三面大架。一串兒架了出來。這裏秦府家人。却打壞了。小喜子和胡升兩個。葛亮甫本來沒用。已早被這些人打得半死。睡在地下。動彈不得。滿口裏只是哼着。邵二看不是路。連忙趕回府裏。喊當差的用一張棕棚子去抬了回來。那胡升小喜子也走不來。便一概叫人抬回。剛到府門。可巧秦文拜客回來。門口擠滿了人。邵二便敢不抬去進。歇在門口。等秦文進去了。纔把葛亮甫抬到賬房裏歇下。夏作珪

知道。忙走過來看時。見葛亮甫的衣服。也扯的七零八落。兩隻眼睛。似開不開的。望着夏作珪。夏作珪看了。着實過意不去。因皺着眉頭問道。可覺得那一處兒打壞了。葛亮甫只是哼着。說不出話來。夏作珪慌了。忙請秦瓊出來商議。說亮甫既只個樣子。賬房裏又一刻少不得人。這怎麼處。秦瓊想了想。道。光景不過受了點傷。也不妨事。請金有聲來瞧瞧。看怎麼說。大約總有幾天兒。纔得復原。這賬房裏的事情。須得請一個人。代理幾天纔好。夏作珪道。代理見倒也不值什麼。只是你我做不得主。叫誰代。依我的意思。不如回了老爹。給亮甫請幾天假。聽老爹派人代理便了。不要回來。又被人說我舞弊。秦瓊點點頭道。也說得是。那便我替他請假去。你趕緊叫人去請金有聲。夏作珪點點頭。秦瓊便喊小喜子。夏作珪連忙止住道。不要喊他。他和胡升兩個。也打壞

了。秦瓊聽了。滿肚子好氣。因道。還了得。只個眼前虧吃的不小。回來我不把這個園子折毀掉。我也不算人。夏作珪道。我的爹。這會子也講不得了。快去回了老爺是正經。你瞧。這時候將要晚飯了。回來各房來領賬。誰去理值呢。秦瓊聽說。便耐着氣。往東正院來。進門。見滿屋子燈火照的通明。靠西秦文房裏。有些安息香的氣息。又有人在牕裡面念書。立脚聽時。却是茜雲在那裡背唐詩。心便打了個格頓。想道。這會子進去。老爺必定又拿他來比我。說我不用功。剛想到裡面。秦文見牕外有個人影兒晃着。便喝問道。誰在那裡探頭探腦。秦瓊嚇了一跳。聽茜雲的書聲也嚇斷了。便搶步進去。請了安。說因老爺在這裡有事。不敢進來。回話。秦文因攔下書道。什麼事。要你來回。秦瓊道。剛賬房裡葛師爺來。叫我過去。那裡知道。葛師爺日間出去。吃人打壞了。要求老爺賞幾

足見秦文
於銀錢上
重看得頗
中一語點
醒

天假。并求老爺替他作主。秦文詫異道。怎麼吃人打壞了。可知道爲什麼事兒。秦瓊道。也不甚仔細。聽夏師爹說。因僧們府裡往常開銷的賬目。略枯渴了些。所以外人都恨了。夏師爺。秦文聽了。哼了一聲道。這話再沒別人講。要便是夏師爹的意思。那也不管他。只問你是誰打的。秦瓊道。說是小獅子巷戲園裡人打的。因前兒老爺請中丞瞧戲。是傳的他家班子。葛師爺把二百兩銀子。扣下了四十兩。吃他們知道了。這會子撞到。便擁着打了一頓。葛師爺連話也不會講了。秦文因道是了。前兒扣下四十兩。正價原是我的意思。這與他什麼相干。况且又是他老班貪圖生意。自己情願讓四十兩出來。給爺們管家的。這會子因只個鬧事。也太胡鬧了。你去喊當差的。傳他們老班來。很很的辦一辦。纔叫只些混賬東西。知道規矩。秦瓊因道。本來也太不成事了。連跟出去的

小喜子和胡升也打的彈動不得。老爺要辦。也不犯着當面么喝他。只請個片子。交縣裡辦去便了。只是今兒賬房裡缺了人。請爺派人代理纔是。秦文想了想道。那便叫夏師爺代理一晚上。明兒一早。去請金有聲來代理便了。秦瓊應着。見沒事。剛要退去。又喊住道。瓊兒。秦瓊連忙站住。要知秦文講甚麼話來。請看下回。這正是

一任豪家身手很。

可憐己吃眼前虧

第十八回

秦寶珠病歛紅玉枕

沈藕香親送繡金衣

却說秦瓊剛要退出。秦文又喊轉來道。裡頭陸師爺講起。說他的家眷來了。還耽擱在船裡。沒得下處。我想咱們園子裡儘空。沒得人住。也要荒蕪了。現在美兒和葉府上的小姐。都打算住裡面去。倒也狠好。倘師